

中國語文叢書

少數民族語文論集

第一集

中國語文雜誌社編

中華書局出版

H2-53

H2-53

(W) 2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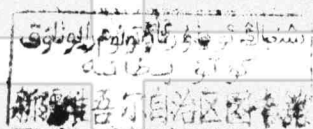
0076477

中國語文叢書

少數民族語文論集

第一集

袁家驊等著



中國語文雜誌社編

中華書局出版

3473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0076477

內 容 提 要

本書收集了有关僮語、傣語、苗語、藏語、維吾尔語、柯尔克孜語的語文研究論文十一篇，另附有一篇朝鮮語言學者洪起文所著关于朝鮮語詞彙問題的研究論文。

这些論文有的虽屬初步調研成果或所談僅限于个别語言的个别現象，可是在大力开展民族語文研究的今日，都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其中《僮語詞法初步研究》一文是曾在1957年中國科學院學部大會的分組會上宣讀過的論文，語言學界都很注意這篇論文的成就，認為和漢語詞法研究有互為啓發的作用，《古代維吾尔人的語言和文字》一文是中央民族學院突厥語教研組耿世民同志為新疆專修班所作的報告。

中國語文叢書 少數民族語文論集

(第一集)

袁家驊等著

中國語文雜誌社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7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1/25 7·1/25 印張·128,000字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1,400 定價：(9)0.85元

統一書號：9018.37 58.5.34型

目 录

僮語詞法初步研究·····	袁家驊、張元生 (1)
从語言現象結合人文情况探索民族史例·····	严学宥 (41)
怎样划分同一語支的語言·····	周耀文 (49)
西双版纳傣語的人称代詞概述·····	童 瑋、刀孝忠 (56)
在与汉语比較分析中看傣語動詞 ?au- 的来源和用法·····	張公瑾 (64)
西双版纳傣文改进和推行的經驗体会·····	刀有良 (73)
西藏文字与悉曇梵字的比較研究·····	函 闕 (82)
黔东南苗語的并列四字格·····	潘元恩、曹翠云 (91)
古代維吾尔人的語言和文字·····	耿世民 (110)
中国柯尔克孜族的語言和文字·····	胡振华 (121)
〔附录〕	
朝鮮語基本詞汇和詞汇的構成中固有詞汇和	
汉语詞汇的关系·····	〔朝鮮〕洪起文著、周时龙譯 (136)

僮語詞法初步研究

袁家驊 張元生

庫茲涅佐夫認為構詞法是詞匯學和語法學的共同研究對象。^①

當然，不同的語言也許要採取不同的分工方式。這篇僮語詞法研究，實際上只是僮語一部分復音詞和複合詞的初步分析，它的任務寧可說是屬於詞匯學範圍的，目的在給僮語詞典編纂、詞兒連寫和新詞創造等工作，提供一些參考資料。談到詞匯，我們首先會想到詞義，接着也會想到詞源。僮語在很大程度上也跟漢語一樣，複合詞的結構形式往往跟詞組相同，往往應用重疊和變音（聲、韻、調）等方法，這樣就會牽涉到造句法和形態學。

詞義始終离不开我們的注意，可是詞源有沒有注意的必要呢？這就有不同的意見。斯大林說，“語言的詞匯处在經常變動的狀態中，但是基本詞匯是相當穩固的。”^②一個語言的詞匯（包括基本詞匯）是千百年間逐漸累積和新陳代謝的結果，是全體人民共同創造的財富，我們說話寫文章，隨時隨地要運用造句法和形態學，却只利用現成的詞匯，只偶爾運用構詞法創造一兩個新詞。一個偉大的作家——語言的巨匠寫了一書架的書，其中包括好些不朽的作品，可是他也許從來沒有創造一個新

① 庫茲涅佐夫：《語法，語言的語法結構》，人民出版社，1954，17—18頁。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21—23頁。

詞，或者只偶爾創造了很少幾個新詞。所以詞匯學(包括構詞法)不得不重視詞的開始出現和繼續發展，不得不重視詞的源流。詞的形成時代不同，詞的來源不同，因而一個語言里詞義和詞形表現多種多樣的複雜性；在討論構詞法時只有充分注意到這些，才不致局限於橫切面的描寫，才不致機械地理解語法規律，而是用歷史觀點來說明語言事實。比方說，我們要是在一篇用現代漢語寫的文章里遇見“一匹馬”、“牛馬”、“馬夫”、“汗馬(功勞)”、“汗血馬”(漢代西域的一種馬)、“馬上”、“馬達”(發動機，上海話；借自英語 motor)、“馬神”(機器，東北話；借自俄語 машина)、“馬路”、“馬匹”、“馬力”，等等，我們只有按照不同時代和不同來源，才能了解“馬”這個字或音節的意義和構詞作用。可是一個向來沒有文字和文學傳統的語言，要正確地適如其分地應用詞源知識，幾乎是不可能的，目前至多只有依靠方言比較才稍稍能夠補償這方面的缺憾。我們目前對僮語方言的調查研究還很不够，與其零零碎碎地利用不完整的缺乏系統的方言知識，還不如首先集中注意，來分析從基礎方言的標準音地點所蒐集的一些材料。本文所根據的材料完全采自武鳴城廂、苞橋、雙橋的僮話(偶爾有幾個詞參照了廣大地區的讀音)，在這個小小區域內雖然也免不了細微的方音差別，但是大體上可以說是內部比較單純一致的。有時為了幫助理解，舉些漢語例子來對比，並沒有語源的历史比較的意圖。

近來漢語構詞法的研究給了我們很多啟發。漢語里複合詞和詞組可以有同樣的形式，二者不容易劃分嚴格的界限。曾經有人採用交替法(換字法)和擴展法(插字法)來判斷複合詞和詞組，可是這兩種試驗方法都有或大或小的漏洞。關於詞的定義(包括複合詞)，有些人認為詞是句子里能夠獨立運用的最小意義單位，也有人把實詞的意義了解為單一的概念，也有人把複合詞看作比詞組小而比詞素大的語言單位。

尽管这些定义是并行不悖的，可是对于研究構詞法多少有些帮助。在我們还没有足够的經驗，我們觉得詞是意义單位，也是造句單位（詞組結構属于句法範圍）。虛詞的意义几乎仅仅表現在造句作用上，換言之，只含有語法意义。我們研究僮語構詞法，应当借助于漢語構詞法的研究成果，而更重要的是从僮語本身出发。僮語里不但复合詞和詞組不容易划分，并且詞組和句子有时也没有严格的界限。比方說，“死人”和“人死”在僮語里是同一形式：wun² ta:i¹，只有加上句尾語氣詞才能肯定是一个句子：wun² ta:i¹ lu⁶ “人死了”。^① 这样，僮語里就产生了一批复合詞类似句子形式。（漢語里类似的例子如：“眼看”、“手提箱”……，数量似乎很小。）

下面的討論分三部分：名詞、動詞和形容詞。这三种詞类是所謂实詞的主要部分。在划分詞类的标准尚未明确以前，这样分类当然有困难。可是在观察和分析的过程中，我們发现这三种詞类的構詞方法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这隐隐帮助了我們建立分类的根据；虽然这个根据不一定是划分詞类的主要标准。其次，下面所討論的構詞法，也包括構形法在內；構詞法和構形法有划分的必要。按照構詞法所構成的詞在詞典里成为独立的条目，構形法却属于描写語法的範圍（即形态学），所以下面的敘述里遇有界限不清楚的地方便特別加以指明。

一 名 詞

一个多音詞——复音詞或复合詞，在句子里的作用跟一个單音詞

① ta:i¹ “死”是僮語北方言的普通发音，武鳴讀 ra:i¹ (ʃa:i¹)。以下举例，为了显示語音和語法的密切关系，都按武鳴口語標音。这儿举的一个例子从語音上观察，詞組和句子的发音是不同的：武鳴 wun² ra:i¹ 人死，別人死；但是 wun² ra:i¹ 死人，wun² 变調讀 wun⁴。这种語音現象可以帮助我們划分复合詞，詞組，句子，但不能作为唯一的依据。漢語也有类似情形：“死人”（重輕）=“死的人”，“死人”（輕重）=“死了人”，“死人啦”。

是相同的。要判別僮語里一个多音节名詞，我們得同时回答两个問題：这是不是一个(單)詞和这是不是一个名詞。僮語里名詞一般可以在前面加量詞和数詞，数詞“一”有两个：it⁷ 加在量詞前面①，deu¹ 加在名詞后面；“二”以上的数詞只能加在量詞前面，沒有量詞时名詞前后一般不能直接加数詞，名詞和后加的 deu¹ 之間可以插入名詞的修飾語，例如：

koŋ¹ ɕa:ŋ⁶ jau² kum⁵ kau² deu¹ pla:i³ kwa⁵ la³ fai⁴ pai¹.
 公 匠 油 背 弯 一 走 过 下 树 去
 (一个駝背的卖油人打树下面走过去。)

这个句子里 ɕa:ŋ⁶ jau² “卖油的人”(油匠)是主語，前面有量詞 koŋ¹，后面有数詞 deu¹，所以 ɕa:ŋ⁶ jau² 是个名詞。kum⁵ kau² “駝背”位于 ɕa:ŋ⁶ jau² 和 deu¹ 之間，是 ɕa:ŋ⁶ jau² 的修飾語；一个名詞可以作另一个名詞的修飾語，我們不妨把 kum⁵ kau² 当作一个名詞或名詞詞組看待。②

一般实物名詞，习惯上往往跟量詞連說，省略量詞有时会引起意义的含混。比如 pla¹，如果沒有語言环境和上下文作参考，單說就会想到两个同音詞：“魚”和“山”。按僮語习惯总是說 tu² pla¹ “鱼儿”，tu² pla¹ deu¹ “一条魚”，so:ŋ¹ tu² pla¹ “两条魚”；an¹ pla¹ deu¹ “一座山”，ŋo² pla¹ deu¹ “一个山峰”，ɕoi³ pla¹ deu¹ “一排山”。可是也有一部分实物名詞，如 ram⁴ “水”，亲属称呼如 po⁶ “父亲”，me⁶ “母亲”，以及一般的

① 僮語里一般沒有零声母，凡以元音起头的字都帶有喉塞音(ʔ-)。

② kum⁵ kau² (背駝=駝背)是复合詞还是詞組，是主从式(第二个成分修飾第一个成分)还是主謂式，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如 mi² so:ŋ¹ pau⁴ kum⁵ kau² (有两个駝背(老))，te¹ kum⁵ kau² lu⁶ (他背駝了)，kum⁵ te¹ kau² lu⁶ (他的背駝了)。头一句里 kum⁵ kau² 是个名詞，第二句里 kum⁵ kau² 当作詞或詞組看待很难立刻判断，第三句 kum⁵ “背”和 kau² “為駝”，显然是两个独立的詞。

抽象名詞，如 i⁵ su⁶ “意思”，sau¹ lai⁴ “文理”，照例不加量詞，只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加量詞，如 wa:n³ ram⁴ deu¹ “一碗水”，wa:n³ “碗”是个临时量詞；po⁶ a:u¹ “叔父”在称述时可以說 koŋ¹ po⁶ a:u¹；i⁵ su⁶ “意思”在故事或童話里也可以說 an¹ i⁵ su⁶ deu¹ “一个意思”。名詞和数量詞的結合形式，是名詞的重要標誌；把这个標誌作为鉴别名詞（包括多音节名詞）的一个标准，完全符合于我們对僮語的語感。名詞的其它語法特征，这儿就不細談了。

僮語多音节名詞，按結構形式，可以分成三种：复音詞、复合詞（主从式、类别式、并列式）和派生詞，有时三种形式的界限不容易严格划分。

1 复音詞大多数是两个音节的，包括一部分拟声詞，一般不能分析，不能拆开，所以作为單詞不会有什么问题。例如：pom⁴ pai⁶ “蜻蜓”，rum⁶ rau² “影子”，lo⁶ le² “噴响”，da:u¹ dai⁵ “星”（以上双声）；to⁴ ka:i⁵ “东西，物件”……。da:u¹ dai⁵ “星”不但僮語区普遍使用，就是在同族的語言如傣語、布依語……也是个共同的詞；可是僮語方言里在河池县遇見一个有关的詞形：河池管“月亮”叫 da:u¹ duan¹（比較武鳴 ro:ŋ⁶ duan¹ “月亮”）。民間詩歌里 da:u¹ “星”也偶尔單獨出現，靠上下文的帮助不会引起意义上的含混，可是 dai⁵ 从来不能單獨运用。（da:u¹ 这个音节代表好几个同音詞。-dai⁵ 虽然不能單說，但是有一种魚叫作 pla¹ da:m³ dai⁵ “脊星魚”，其中詞素 -dai⁵ 似出于同一語源。）to⁴ ka:i⁵ “东西”也許是可以分析的，to⁴- 使我們联想到時間詞的詞头（參下第3节），ka:i⁵ “块”是块狀实物名詞的量詞。不过总的說来，这些双音詞形成的历史，一定已經很久远，誰也不理會構成部分的来源了。

还有一种复音詞，其中一个音节本来是个單詞，另一个音节却没有

意义或者語源不明的,例如:

tau⁶ ren² = tau⁶ 灰灰,

ja:p⁷ je³ = ja:p⁷ 垃圾,

em¹ suak⁷ = em¹ 芦葦,

ru² nai⁶ 耳环: ru² 耳朵,

la² peŋ³ 小鑼: la² 鑼,

pa:u⁵ puat⁸ 不响的爆竹: pa:u⁵ 爆竹。

上面六个例子,前四个第二音节意义不明,后两个第二音节显然是拟声的。又如:

ta:ŋ³ hon¹ 路上: hon¹ 路,

ta:ŋ⁵ na³ 面前: na³ 臉,

kja:ŋ^{1*3} ŋon² 中午,太阳: kja:ŋ¹ 中間,晏, ŋon² 日子,

rap⁸ kun² 上級: rap⁸ 那边, kun² 上面。

这四个例子,第一音节的意义是很含糊的。这些个例子說明复音詞和复合詞中間不容易划分严格的界限,但是并不影响我們把上面列举的例子当作复音詞处理。

2 复合詞按結合成分的相互关系可以分为二項:主从式(包括类别式)和并列式。

2·1 主从式是說两个具有独立意义的單音詞,結合而構成一个意义不完全相同的新詞,后一个成分限制或說明前一个成分的性質、状态、原料、作用等等。这些复合詞前面都可以加量詞,例如:

动物名称前加量詞 tu² “只”的:

pit⁸ reŋ⁴ 蟬

蟬 旱

sip⁷ da:ŋ³ 蜈蚣

虫 干硬

sip⁷ ro:ŋ⁶ 蜈蚣之一種

虫 亮

mau¹ ɬau⁴ 礼猪, kuk⁷ peu⁵ 豹子,
猪 早 虎 豹(?)
tak⁷ ka:u³ wa⁵ 蚱蜢之一种, neŋ² jan¹ 蒼蝇、牛蝇……。
蚱蜢 叫化子 虫 野兽

物件名称前加量詞 an¹ “个”的:

kiu⁶ wa¹ 花轎, pa:u⁵ wa¹ 花爆竹,
轎 花 爆竹 花
sau² puŋ¹ 毛簪, ma:u⁶ lin⁴ 制帽、鴨舌帽,
簪 毛 帽 舌
pa:k⁷ tau¹ 門口, suan¹ fai⁴ 小木箱(裝肥皂用),
口 門 箱 木
ha:p⁸ fau² 戒指, rek⁷ ɕik⁷ pet⁷ 尺八鍋……。
盒 手 鍋 尺 八

前加女性量詞 me⁶ 的 (me⁶ 單用作“母亲”講):

ja⁶ la:u⁴ 大老婆, ja⁶ noi⁴ 小老婆,
妻 老,大 妻 小,少
ta:i¹ na² 田婆婆, 田神……。
外祖母 田

前加量詞 ka:i⁵ “块,片”的:

pu⁴ tau⁴ fau⁶ 豆腐皮, no⁶ puan² 过节用的肉,
飯皮 豆 腐 肉 节气
no⁶ si⁴ 拜社用的肉……。
肉 社

前加量詞 ki³ 的 (ki³ 是个不定量詞):

rau³ rai⁶ 地头①, tin¹ ɬuan² 牆脚, buan³ kem³ 面颊……。
头 畚地 脚 牆 边 颊

① 类似 rau³ rai⁶ 的例子还有 rau³ kiu² 桥头, rau³ ɬo:ŋ² 床头, rau³ na² 田头, 倘使把 rau³ 当作詞头看待, 这些例子可以算是派生詞, 参看第3节。

前加量詞 dak⁷ “个”的: rin¹ re⁵ 石子,

石 碎石

前加量詞 da:k⁷ “滴”的: ram⁴ ta¹ 眼泪 (ta¹ 武鳴讀 ra¹)。

水 眼

前加量詞 ce⁶ “粒”的: hau⁴ ce⁶ 稻种子

米 粒

前加量詞 kwak⁷ 的: tu⁶ no⁶ 四季豆(?), 姜豆。

豆 肉

前加量詞 tiu² “条”的:

cei⁴-no¹ 麻繩①, ca:k⁸ sa:m¹ pei¹ 三紋繩。

繩 黃麻

索子 三 繞

前加量詞 tuk⁸ “根”的: pu¹n¹ he⁹ 腿毛。

毛 小腿

前加量詞 bau¹ “張”的 (bau¹ 單用作‘叶’講): sa¹ pa:u⁵ 報紙。

紙 報

前加量詞 ŋa:n⁵ “块”的: lan³ nau¹ 块狀粉条或粉皮。

粉 鼠

前加量詞 to⁶ “节”的: fai⁴ tat⁷ 木块, 成段的木头。

木 节

前加量詞 luk⁸ “捆”的: kut⁷ hau⁴ 收谷季节备用的蕨……。

蕨 谷子

前加量詞 ra:p⁷ “担”的: nai² poŋ² 爛泥。

泥 爛泥

前加量詞 juan⁶ “样、件”的: fa:p⁷ to⁶ 办法……。

法 格(量詞)

上面的例子, 絕大部分两个詞素原来都是名詞, 后一詞素限制前一

① po¹ 可能是梾麻, 干和叶狀如梧桐。

詞素,照新構成的複合詞的意義看,兩個詞素的重要性不相上下,跟名詞加修飾性名詞的詞組結構多少有些差別,雖然結構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如 ram⁴ ta¹ “眼淚”是個複合詞,ram⁴ ta⁶ “河水”却是個名詞被另一個名詞修飾或限制的詞組。複合詞的詞素和詞素結合得比較緊,形成一個新的單純的意義或概念,這是可以凭語感來判別的。這類複合詞也可以叫作一種組合式,好象漢語“墨水”、“鐵路”一樣。單凭本身結構很難判別一個是複合詞而另一個是詞組,可是一個複合詞在句法里應當是一個語言單位。儘管句法是可靠的鑑別手段,我們遇見一個實例還得從各方面考慮,不能任意類推。比方 ra:n² ɕiŋ⁵ “正房”(安有神龕的房子)是一個複合詞,可是 ra:n² dau¹ “里屋”、“內房”,ra:n² ɕian¹ “磚房”,ra:n² ha² “茅屋”,當作詞組比較容易接受。

利用漢語借詞構成的複合詞,有幾種特殊的情形。一種是半僑半漢(所謂半僑有時也許是一個比較古老的漢語借詞),如 poi⁵ su⁵ lim² 士林布,ta⁶ fuk⁸ po¹ 伏波河,roi¹ wa⁵ jo² 化學梳子,pu⁶ nai⁵ i⁶ = nai⁵ i⁶ 內衣、襯衣,這些都是複合詞;最後的一個例子有兩種形式,後者是沒有經過改變的漢語形式。另一種是全借或翻譯,結構形式跟漢語一致,而不合于僑語語法習慣,例如:

全借: ka:ŋ¹ ɕim¹ 鋼針, mok⁸ ɕi¹ 木車, toŋ² sian⁵ 銅錢, jau² ɕa⁵ 油榨(木制榨油機)。

旧借或半借: pa:ŋ⁵ ha¹ 大腿, nai² jau¹ 泥菩薩, fan⁵ kjo¹ 糞箕。

胖 脚 泥 菩薩 糞 箕

翻譯: mai¹ lut⁷ 綫軸,(也許原指繞在軸上的綫,意義轉變而專指綫軸)。

綫 筒(卷綫的)

這些詞的形成時代不同,受漢語影響的程度深淺不同,所以構成方式表現了歧異的特點;類似的情形在任何語言里都可能發現。

有些成語，結構形式跟複合詞或詞組一樣，但是在句子里不能或者极少机会自由运用，不能作修飾語或被其它詞語修飾。成語是比較固定的詞組，含义也比較特殊。例如， $ra:n^2 ro:\eta^6$ (屋亮)天亮， $ra:n^2 lap^7$ (屋黑)天將亮、朦朧， $ra^1 lap^7$ (眼黑)打瞌睡；这些成語原来是句子形式，試比較 $ra:n^2 i^3 ro:\eta^6$ 天將亮。

2.2 主从式包括一种所謂“类别”複合詞，数量相当大，不妨分开討論。邢公畹先生管这种結合形式叫作選擇关系，是大名冠小名或共名冠別名。^① 全面观察可能发现一些特殊的結構。如果运用邏輯的分类法，我們还可以把量詞(类别詞、單位詞)考虑在內，那么 $tu^2 rok^8 ku^3$ “夜鷹”可以說是大類名+小類名+專名。常見的类别式名詞举例如下：

rok^8 (鳥): $rok^8 ku^3$ 夜鷹, $rok^8 ka^1$ 烏鴉, $rok^8 fek^7$ 鸛鵒,
 $rok^8 pa^5 pa^1$ 八哥, $rok^8 hen^3$ 黃鳥, $rok^8 ci^5 ciap^7$ 喜鵲,
 $rok^8 pum^6 pum^2$ 貓頭鷹, $rok^8 tin^1 fai^4$ 啄木鳥,
 $rok^8 tem^5 pla^1$ 捕魚鳥……。

(上面有些例子利用拟声詞和漢語借詞，末了两个是主謂結構或者說用動賓結構限制或修飾前头的类名，按照后一种解釋，这些名詞仍属于主从式。)

以上这些鳥名前面一律加量詞 tu^2 。

pla^1 (魚): $pla^1 pau^5 lau^6$ (小圓魚，大眼，无鱗，淡黃色)，
 $pla^1 wa:n^4$ 草魚(鯢魚)，
 $pla^1 bau^1 hau^4$ 禾叶魚(扁小，長寸許，多生長在水田里)，
 $pla^1 be^1$, $pla^1 ben^1$ 扁魚, $pla^1 cak^7$ 鯽魚，

① 邢公畹：《汉台語構詞法的一个比較研究》，見《中國語文研究參考資料選輯》，中華書局，1955，143—153頁。关于古漢語“蝗虫”和“虫蝗”的結構問題，參看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卷二“以大名冠小名例”。

pla¹ la:n⁴ ta:u¹ (小魚,常成群), pla¹ da:m³ dai⁶ 春星魚,
pla¹ dok⁷ 塘角魚,……。

以上這些魚名前面一律加量詞 tu²。

fai⁴(樹木): fai⁴ rau¹ 楓樹, fai⁴ rot⁸ 小葉竹, fai⁴ dok⁷ 大葉竹,

fai⁴ ŋa:n⁴ 龍眼樹, fai⁴ ta:u² 桃樹, fai⁴ ɕoŋ² 松樹……。

以上這些樹名前面一律加量詞 ko¹ “棵”,可是按照口語習慣,如果加了量詞 ko¹,類名 fai⁴ 往往可以省略。單說詞干 -rau¹, -rot⁸, -dok⁷……就沒有意義或者意義不明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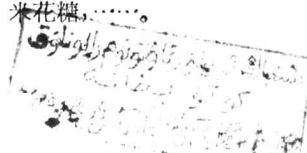
ma:k⁷(果子): ma:k⁷ lai² 梨, ma:k⁷ puk⁸ 柚子,
ma:k⁷ man³ 李子, ma:k⁷ toŋ³ 橙子,
ma:k⁷ lai⁶ ɕai¹ 荔枝, ma:k⁷ nim¹ 番桃果,
ma:k⁷ ŋa:n⁴ 龍眼, ma:k⁷ ka:m¹ 柑子……。

以上這些果名前面一律加量詞 an¹ “個”。

puk⁸, -ka:m¹, -lai⁶ ɕai¹, -nim¹ 如果加了量詞,有時也能省略類名 ma:k⁷。可是 po¹ lo² 菠蘿, kjo³ 香蕉,前面都不加類名 ma:k⁷,而直接加量詞 an¹。(試比較漢語果名:梨,桃兒,李子,葡萄,四個不同的詞形。)

上列各項名詞,如果詞典里完全不加選擇地記錄語言事實,就會出現許多重複的條目,並註明互相參看,如 fai⁴ rau¹, -rau¹ = fai⁴ rau¹ (ko¹ rau¹ = ko¹ fai⁴ rau¹); lai⁶ ɕai¹ = ma:k⁷ lai⁶ ɕai¹, ma:k⁷ lai⁶ ɕai¹ = lai⁶ ɕai¹……。這不僅是詞典里增加負擔有無必要的問題,同時也是個詞匯規範問題。我們的初步意見是採用 lai⁶ ɕai¹ 荔枝, fai⁴ rau¹ 楓樹, fai⁴ dok⁷ 大竹葉, pla¹ dok⁷ 塘角魚等形式。

hau⁴(米、谷): hau⁴ ɕa¹ 大米, hau⁴ ɕut⁸ 糯米,
hau⁴ fuəŋ³ 小米, hau⁴ plon³ 糙米,
hau⁴ mai⁴ 玉米,包谷, hau⁴ ro:k⁷ 米花糖,……。



hau⁴ 当“飯,粥”講時却不一定構成复合詞,宁可說構成的是詞組,試比較 hau⁴ ɕuk⁷ 粥: ku¹ ɕuk⁷ 吃粥, hau⁴ a:p⁷ 糯米飯: ɕau³ a:p⁷ 煮糯米飯, hau⁴ faŋ⁴ 粽子: tuk⁷ faŋ⁴ 包粽子。語言規范是建立在長期形成的語言習慣上的;如果用邏輯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处理簡直是自相矛盾;如果从語法的角度来理解語言事实,我們宁可服从語言自身的内部发展規律。

plak⁷(菜): plak⁷ puak⁸ 白菜, plak⁷ ka:t⁷ 芥菜,
 plak⁷ sau² 薯菜, 藤菜, plak⁷ mau¹ 猪菜,
 plak⁷ kan² 芹菜, plak⁷ kiŋ⁶ pu² 京白菜,
 plak⁷ jau² pai² 油皮菜……。

以上这些菜名前面一律加量詞 ko¹ “棵”。

pu⁴, pau⁴(者),本来是指人的量詞,如 pu⁴ wun² deu¹ 一个人, so:ŋ¹ pu⁴ wun² 两个人。用 pu⁴ 構成的关于人的复合詞,口語里往往有两个形式;例如 pu⁴ lau¹ 誰(縮減形式 plau², 比較 mun⁵ lau¹ > mlau¹ 哪儿,何处), pu⁴ um⁵ 別人,只有一种說法;可是 pu⁴ nai⁴ = pu⁴ wun² nai⁴ 这个人, pu⁴ hek⁷ = pu⁴ wun² hek⁷ “客人”, pu⁴ kuŋ² = pu⁴ wun² kuŋ² “穷人”, pu⁴ fau⁵ = pu⁴ wun² fau⁵ 富人, pu⁴ la:u⁴ = pu⁴ wun² la:u⁴ 老人……。头两个例子(pu⁴ lau, pu⁴ um⁵)是复合詞,其余平行的說法,一个是簡称(如 pu⁴ kuŋ² 穷的),另一个是全称(pu⁴ wun² kuŋ² 穷的人),全称明明是个詞組形式。無論簡称或全称,pu⁴ 始終保持了量詞的性質,所以前后可以直接加数詞: so:ŋ² pu⁴ hek⁷ = so:ŋ² pu⁴ wun² hek⁷ 两个客人。

ro:ŋ² “窩、巢”本来是个名詞,如 tu² rok³ nai⁴ mi² so:ŋ¹ an¹ ro:ŋ² “这只鳥有两个窩”; ro:ŋ² 也可以作临时量詞用,如 so:ŋ¹ ro:ŋ² ba⁵ “两个肩膀”。以 ro:ŋ² 構成的复合詞,如 ro:ŋ² rok⁸ 鳥窩, ro:ŋ² kja:u¹ 蜘蛛网, ro:ŋ² jau⁶ 膀胱, ro:ŋ² 似乎保存了临时量詞的作用,所以一般不再另加量詞,而直接加数詞: so:ŋ¹ ro:ŋ² rok⁸ 两个鳥窩。参看下条。

ca:ŋ⁶(匠)表示从事某种专门职业或行业的人: ca:ŋ⁶ fai⁴ 木匠, ca:ŋ⁶ rin¹ 石匠, ca:ŋ⁶ ju¹ 药师, 医师……。这些复合词前面可加也可不加量词 pu⁴。

pu⁶ (衣): pu⁶ to⁴ 單衣, pu⁶ kop⁸ 袂衣, pu⁶ pom² 棉衣, pu⁶ nit⁷ 寒衣, pu⁶ lan³ i⁶ 冷衣, 毛縐衣……。这些复合词前面一律加量词 tiu² (件, 条)。

ŋon² (日), duan¹ (月), pi¹ (年): ŋon² luan² 昨天, ŋon² po:n² 前天, ŋon² po:n² ko:n⁵ 大前天 (= hau¹ ko:n⁵ 前圩), ŋon² ɕo:k⁸ 明天, ŋon² rau² 后天, ŋon² lan¹ 大后天, ŋon² ko:n⁵ 前些天; duan¹ lan¹ 下月, duan¹ ko:n⁵ 上月, duan¹ jin⁶ 閏月; pi¹ kwa⁵ 去年, pi¹ kja:i¹ 前年, pi¹ na³ 明年, pi¹ mo⁵ (新年) 明年, pi¹ lan¹ 后年, pi¹ jin⁶ 閏年。可是 hat⁷ nai⁴ 今朝, ham⁶ nai⁴ 今晚, ŋon² nai⁴ 今天, 这一天, duan¹ nai⁴ 本月, pi¹ nai⁴ 今年, 这一年, 都用指示词 nai⁴ “这”构成, 宁可当作词组处理。这些表示时间的复合词或词组, 照例不能加量词。

上述鳥名中, 我們遇見两个主謂結構的复合詞, 或者說以动宾結構作为修飾或限制成分的复合詞: rok⁸ tiŋ¹ fai⁴ (鳥啄木), rok⁸ tem⁵ pla¹ (鳥捕魚)。这是一种“能产的”構詞类型。可是运用同样手段产生了許多自由組合, 如 ci¹ ra:k⁸ wun² (車拉人) 拉人的車, wun² ra:p⁷ ram⁴ (人挑水) 挑水的人(或作 pau⁴ ra:p⁷ ram⁴), saŋ¹ jam¹ kuŋ⁵ (网打蝦) 蝦网, wa:t⁸ tak⁷ hoi¹ (瓢舀灰) 灰瓢, ……这样的临时組合可以毫无限制, 只有一部分經過長期应用才能形成复合詞, 如 duŋ⁵ po⁵ fai⁷ (筒吹火) 吹火筒, 有时簡称 duŋ⁵ fai², 可是一般的只好当作詞組处理, 或者在音节中間加上短橫, 如 wa:t⁸-tak⁷-hoi¹ 灰瓢。这样的構詞手段实际上已經遇到一些困难, 比方說, 下面的句子如果不依靠上下文和輕微